



Y50739

# 保定文史資料選輯

第 六 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保定市  
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九年四月

本辑责任编辑 张力云 范秀莲

## 保定文史资料选辑

第六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保定市委  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冀出内刊字第08——2005号

河北省供销社保定印刷厂印刷

# 保定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鹿钟麟生平概述 .....   | 蓝 叶 ( 1 )    |
| 于学忠传略 .....     | 陈 志 新 ( 24 ) |
| 王树常传略 .....     | 直 心 ( 49 )   |
| 孙岳与国民三军 .....   | 史 青 ( 63 )   |
| 韩世昌舞台生涯 .....   | 程一民 ( 80 )   |
| 胡适之先生逸事一束 ..... | 魏际昌 ( 92 )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回忆第二十七师北上抗日 ..... | 卢凤仪 ( 117 )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一位军统少校的忆述 ..... | 张冀平口述<br>任方明整理 ( 123 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三青团在保定地区的建立及活动 ..... | 连 泽 ( 132 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宋文庄智斗殷松山 ..... | 梁率章 ( 151 )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英美烟商在保定的掠夺 ..... | 晓 舟 恩 厚 ( 160 )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完县肠衣加工业发展简史 ..... | 李 允 ( 168 )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“孙式太极拳”的创立与发展 ..... | 完县政协办公室 ( 174 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哈哈腔的发展与特点 ..... | 裘印昌 ( 184 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九十老人忆“思罗” ..... | 郝奕隆口述<br>范秀莲整理 ( 191 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保定城隍庙.....晓 舟 恩 厚 林 泉 (198)

保定乾义面粉公司.....刘秀臣口述  
胡蕴辉整理 (207)

保定脚行把头——刘氏家族.....崔文瑞 姚贺鸣 (224)  
赵素清

# 鹿钟麟生平概述

蓝 叶

鹿钟麟，字瑞伯，系西北军著名将领。他曾在“北京政变”中，率部先行入城，没费一枪一弹就控制北京全城；接着，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，废为平民。北伐后，曾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、军政部次长及代理部长、河北省主席、兵役部部长等要职。1949年1月，在天津迎了解放，获得安定的晚年，以一个普通公民身份积极参加街道居民工作。1954年，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，称其为“街道工作专家”。是年，任国防委员。

## 弃文投军 立志反清

鹿钟麟，河北省定县北鹿庄人，生于1884年3月12日。他为长子，下有弟兄5人，四岁时过继伯父为嗣，与孀居之伯母及其女儿共同生活。

鹿家为本村大族，以务农为业，家境尚佳，设有家塾，聘有文武教员，其家族子弟均在此读书。鹿钟麟初入学时，老师为其起学名“泮芹”，学友们便以“半斤”呼之取笑。老师又将其名改为“钟麟”。他除读书外，还好习武骑射，常以弓箭、大刀、石锁等器械苦练，如此十年余。1905年为科举末年，他赴科未中，

遂在本县罗庄铺村教学。1908年，县督学巡视学塾时，责其教学不力，遂辞去教职，经其伯父鹿全珍介绍，到新民府第一混成协（协统王化东）入伍学兵营。

第一混成协学兵营教官多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，其教练以系统严格而著称。鹿钟麟在此受训三年，由于勤学苦练，好学深思，所获颇多，尤其对于战略战术研究很有心得。他所在班被誉为“龙虎班”，而他又是该班优秀学兵之一。

其时，革命党人正在全国各地加紧反清活动。第一混成协的青年军官王金铭、施从云、冯玉祥等，受革命党人的影响，组织武学研究会，把学兵营作为活动重点，以读书为名联络官兵，传播革命思想，密谋推翻清朝统治。于此，鹿钟麟初识冯玉祥，并阅读了秘密流传于军营中的《嘉定屠城记》、《扬州十日》等书，初步接触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，对清政府反动卖国、祸国殃民有了深刻认识，遂立下“先驱清廷，后御外侮”之誓言。

1910年9月，鹿钟麟被分发到第二十镇三十九混成协八十标任副官，以其才智和稳重深受长官车震之赏识。这时，武学研究会为掩护反清活动，扩大联系面，又成立“山东同乡会”。他以非山东籍成员列为“名誉会员”，并曾奉武学会之命，与张树声、李子峰、戴锡九等人先后潜入奉天、北京、唐山、天津等地，借山东同乡会联络会员之名，扩大革命联系，建立革命机关，以联络和积蓄革命力量。

辛亥革命爆发后，二十镇革命官兵谋借滦州秋操之机起事，为清廷所觉察。鹿钟麟等官兵在统制张绍曾被迫辞职、冯玉祥所在部队被滞留情况下，促王金铭、施从云等人于1912年1月发动滦州起义，建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，推王金铭为大都督，施从云为总司令，冯玉祥为参谋长，鹿钟麟任右路军司令。1月4日，鹿率领右路军随义军乘车直驱天津、北京，意在捣毁清朝统治大本营，但行至雷庄车站与清军曹锟部遭遇，因寡不敌众而失败，王金铭、施从云等官兵英勇就义。随即，曾参与密谋的官兵受到

追查。鹿钟麟在其长官车震力保之下得以幸免，于1912年2月调任第四混成旅（旅长伍祥桢）第二团第二营营副。

## 护国附冯 南北征战

护国战争期间，鹿钟麟所在的第四混成旅驻防于四川。1916年初，该旅被护国军刘云峰部击败，他所在的第二团拨归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。不久，冯玉祥公开倒袁，所部改称为护国军第五师，鹿钟麟升任营长。从此，他长期追随冯玉祥，并因其“对国家对人民一秉忠心，智勇稳练”（冯玉祥语）得到冯的重用，成为冯的左膀右臂。

护国战争结束后，鹿钟麟随冯玉祥率部由四川回师直隶廊坊驻防。该部仍改称为第十六混成旅，他任军械官。1917年7月，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之役，旋任炮兵营长。不久，随部南下进攻护法军；次年1月，升任炮兵团长；冯玉祥在武穴通电主和后，于3月率部驻守常德，成立军官教导团，鹿任团长，对全旅官兵进行轮训。教导团分军官和军士两个教导队，设有战术、率兵术、地形、兵器、战史、筑城及典范令等课目。鹿钟麟克尽职守，严格训练，以讲话幽默、练兵办法多而深得人心。这时，第十六混成旅军饷颇为困难，官兵生活艰苦，但他把教导团办得有声有色，官兵素质得到提高，受到冯玉祥的赞扬。

1920年，鹿钟麟随部南下汉口。在这期间，孙中山曾派人与冯玉祥联系，并赠送大量革命书籍。鹿受冯委托将书保管起来，得便阅读，加深了对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认识。直皖战争爆发后，随冯北上赴陕，参与攻打原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。在围攻西安之役，他令炮兵猛轰城墙，陈军不支溃败，冯玉祥进入西安。是年8月，冯玉祥接任陕督，所部扩编为第十一师，他仍任炮兵团长。

1922年4月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。冯玉祥以陕军援直名义

出师，驱逐河南督军赵倜，兼任该省督军。鹿钟麟被任命为河南省警卫处处长兼开封警察厅长。任职期间，他实行冯玉祥的十条施政大纲，大破封建迷信，改庙建校，禁赌禁娼，平定匪患，安定社会秩序，扭转社会风气。

同年10月，冯调任陆军检阅使，移驻北京南苑，扩编为一个师三个混成旅，鹿钟麟任第二十二旅旅长兼教导团团长。这时冯军处于较为安定时期，鹿除主持教导团训练之外，还自订课程表，于业余时间读书写字绘画，通过勤学苦练，以隶书较有成就，绘画之竹、兰、梅、松也颇可观。是年冬，永定河决堤，威胁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他奉冯令率二十二旅驰附河堤，冒着狂风暴沙，昼夜抢修。在堵住决口后，又苦战数月，开挖了30丈宽、1丈深、90丈长的河道，疏浚旧河床，受到北京市民的称赞。

1923年春，鹿钟麟奉冯玉祥之命回到阔别十五年的家乡，聘请原江苏省长王瑚先生到冯军中任教。他在家乡逗留数日，扫墓祭祖，看望长辈。村中父老乡亲对他殷殷叮嘱：“你现在做大官了，不要忘记庚子年间，百姓遭受洋鬼子焚杀抢掠，吓得东躲西藏的苦难。要把他们打跑，永不再来。”鹿钟麟激动泣泪地回答说：“决不敢忘。”在村里，他看到幼年所栽之树已长成材，感慨万千，说：“树已栋梁材，报国定有日。”

## 北京政变 率先入城

1924年10月，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鹿钟麟奉命率部先行入城，仅三天时间，不费一枪一弹，就控制了北京全城。

在这之前，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，为争夺权力，扩张地盘，矛盾越来越尖锐。以曹锟、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打着“武力统一”的旗号，不断地进行武力扩张，并于1923年通过臭名昭彰的贿选，将曹锟捧上总统宝座。同时，关外的奉系军阀不

甘心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，大力整军经武，企图卷土重来。孙中山先生为反对直系军阀的统治，与张作霖、段祺瑞结成反直三角同盟，并派人与冯玉祥联络倒直。冯玉祥早就反对连年军阀混战，不满吴佩孚的飞扬跋扈，而又不见容于吴，遂向孙中山表示：“一俟时机成熟，定有所举动。”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，吴佩孚令冯部担任在古北口、热河一线的作战任务，企图将其调离京畿，并使其部消耗在贫瘠荒凉的长城以外。这时，冯玉祥便决定反直，出发前与北方将领孙岳、胡景翼商定了具体部署。

这年9月下旬，冯玉祥部队向古北口进发，一路动作缓慢，有意拖延战机。鹿钟麟率领二十二旅从南苑抵密云，走了整整四天。随后即奉冯命停顿不前，每日向着北京方向进行军事演习。10月中旬，直军前线吃紧，吴佩孚亲率精锐部队，前往督战。北京城内只有孙岳之留守部队。19日，冯见时机已到，召集所部将领在古北口开紧急会议。会上，冯首先表示国家对军队前途的担忧，以做试探。鹿钟麟早有准备，立即表示：“我们患难相从，甘苦与共，为了救国救民，我们一定跟你干，任何危险在所不计。”其他将领也都表示赞同。这时，冯才把班师回京，推倒曹吴，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之意图告知诸将。随后，进行了周密的研究，决定由鹿钟麟部先行入城，控制北京，并将部队正式改名为国民军。

20日晚，鹿钟麟返驻地，召集各团长进行部署。随后令四十四团一营长张俊声带领一营及机枪连，赶着全旅的骆驼、大车，以领取给养为名混进北京城内，张颇为不解，问道：“回北京做什么？”鹿说：“我们不做吴佩孚的走狗，一定要推翻他。”张说：“国家岂不多事了吗？”鹿严肃地说：“少多嘴，行动要机密迅速，不要误事！”张领命而去。

21日，鹿钟麟率部以昼夜二百里的速度驰赴北京。22日下午，抵北苑与留守司令蒋鸿遇会合。晚8时，率部由北苑出发，轻装简骑，静悄悄地来到安定门。这时，已近深夜十二点，夜幕

沉沉，城内一片寂静。守军孙岳部早已得到命令，大开城门，迎接鹿钟麟。事先混入城内的部队，已按原定部署，于11时包围了总统府，切断了电话线，并占领了电话局、电报局及火车站等要害部门。各处守卫警察因事变突如其来，莫知所以，均乖乖缴械。

鹿钟麟入城后，即将司令部设于太庙（现劳动人民文化宫），指挥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动作在北京全城布防。封锁了各重要交通路口。他见总统府卫队长官正在通宵打牌，对外面所发生之事全然不知，便不去惊动他们，只令张俊声加强警戒，严密看守，先派人将曹锟之心腹李彦青、曹锟之胞弟曹锐逮捕。23日凌晨5时，鹿钟麟就把北京全城控制在手中。6时许，他请孙岳派人将总统府卫队缴械。整个政变过程，没有费一枪一弹，没有惊扰一个北京市民。清晨，市民惊异地发现满城皆是佩戴“不扰民、真爱国、誓死救国”袖章的国民军士兵，才知道北京政局在夜里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不禁纷纷议论：“真是神兵。”后来，冯玉祥称北京政变“如此神迅机密，多是鹿钟麟妥慎周到之功”

## 废除清室 驱溥出宫

“北京政变”后，鹿钟麟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军北京警备司令；黄郛摄政内阁成立后，又被任命为京畿警卫司令。

这时，清室残余，即废帝溥仪小朝廷，依仗与袁世凯在民国初年所订的《民国优待清室条件》，尚在北京紫禁城内。鹿钟麟早就认为这是中华民国之耻辱，是各种阴谋动乱之祸根，欲将其拔除。11月3日，国民军将原故宫景山之守卫部队缴械，调北苑听候改编。这引起清室极大惶恐，自觉难保，便暗中与外界联系，以谋对策。鹿钟麟知悉此事后，立即报与冯玉祥、黄郛，并指出：驱逐溥仪，须从速进行，否则迟恐生变。黄郛当即召开

国务紧急会议，决定派鹿钟麟以修改优待清室条件为名，会同警察总监张璧、知名人士李石曾共同完成驱逐溥仪出宫的任务。鹿钟麟接受任务时对黄郛表示：“故宫里积有无数奇珍异宝和金银，我执行这项任务难免瓜田李代，招人物议。故宫之宝虽价值连城，而我的人格却是无价之宝。”

11月4日晚，鹿钟麟以兹事体重大，与张璧、李石曾进行了周密的安排。张璧问需带多少人马前往，鹿钟麟伸出两个手指。张问：“两万？”他摇头，张又问：“两千？”他仍摇头说：“有军警各二十人就够了。”是夜，他又召国民军第一旅旅长韩复榘即速布置好故宫外的警戒。

5日上午9时，鹿钟麟与张璧、李石曾带着军警，乘车直至故宫神武门，下令预伏国民军将门警缴械，即长驱直入宫内，每过一道门，他即令军警监视值岗卫兵不得走动。进入旧军机处后，即召内务府大臣荣源、绍英来见，正在召开御前会议的溥仪闻知大惊失色。鹿钟麟向荣源、绍英宣告，限溥仪两小时以后必须废除帝号，迁出故宫。绍英听后极为恐慌，以前清遗老之口气目视李石曾说：“你不是李鸿藻故相公子吗？何至如此！”李笑而不答。绍英又转而对鹿钟麟说：“你不是故相鹿传霖之本家吗？何必相逼如此？”鹿钟麟严正回答说：“我们奉命前来请溥仪出宫，并不是我们的私意，而是全国老百姓的要求。中华民国成立十三年，在北京故宫里还有退位皇帝，称孤道寡，封官赐谥，岂非遗笑天下！”绍英继续狡辩，说清室“以宽仁为政”，并摆出《民国优待清室条件》。鹿钟麟驳斥说：“清兵入关以来到处杀戮，残害百姓，历史上的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等血海深仇，至今老百姓还记忆犹新，你的宽仁在哪里！再说张勋拥戴逊帝复辟，时虽短暂，但清室叛乱祸国，违背优待条款，以恶报德的罪恶行为，老百姓能不愤然要求严惩你们吗！”他告诉绍英，若两小时后不答复，将命军队炮轰故宫。绍英数次往返内宫与溥仪相商，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。鹿见清室如此不识时务，将面孔

一沉，从怀里掏出两枚空心炸弹，用力扔在桌上，绍英立时吓得浑身发抖，荣源狼狈地寻找藏身之处。鹿钟麟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怕，这炸弹不是炸你们的。因为时限已到，我要在外面开炮之前先把自己炸死！”绍英等见再也赖不下去，只好答应所有条件。随后，鹿钟麟令绍英遣散各宫太监宫女，摘掉宫内悬挂的宣统十六年之牌示。下午4时，溥仪迁出故宫。从此，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被废为平民。

鹿钟麟驱逐溥仪之举遭到封建反动势力的非议和攻击。次年10月10日，他发表声明说：“有人指责我去年所作所为是‘逼宫’。但是，从我国历史上看到的‘逼宫’，都是为个人谋取帝位，行其改朝换代，谋取个人升官。我所作的‘逼宫’是为中华民国而逼宫，是为神州四亿人民而逼宫。逼宫之名虽同，逼宫之实则异。”

## 迎孙北上 坐镇京畿

11月24日，鹿钟麟任京畿警卫总司令兼国民军第一师师长，直辖韩复榘的第一旅和过之纲的第二旅，并辖刘汝明的警备第一旅及门致中的警备第二旅。

鹿钟麟就任后的首要任务是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。“北京政变”之前，冯玉祥与奉系军阀张作霖、皖系军阀段祺瑞达成协议：奉军不入关，以孙中山先生主持政府。但政变后，张、段对冯进行围攻，逼其让步，将段推上台。段祺瑞获悉孙中山于11月13日从广州动身北上，急忙就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，宣布《临时政府条例》，规定临时执政“总揽军民政务，统帅陆海军”，这样就使孙中山到达北京后无过问政权的机会。冯玉祥难以容忍这种局面，便示意鹿钟麟以武力推翻段祺瑞。鹿看到段大权在握，又有奉军为后盾，便婉言劝冯道：“算了吧，现在主客观形势已变，我们的想法恐无济于事了。”冯见事不可为，将接待孙中山任务交与鹿钟麟，自己辞职退居天台山暂住。

鹿钟麟早在滦州起义时对孙中山先生就十分景仰，这次能亲自迎接保护孙中山更加感到荣幸。12月4日，孙中山抵达天津，他就致电欢迎。12月31日，孙中山抱病抵京。鹿钟麟提前赶至前门火车站布置警戒。他见欢迎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，唯恐秩序难以维持，便赶至永定门火车站，候孙中山到达后上车问候，请孙在永定门火车站下车。孙以不能辜负民众的热情婉言谢绝，他便随孙中山至前门，待孙中山下车与群众见面谈话之后，才护车离去。为了避免发生意外，他全力承担孙中山住处的警卫，并亲自巡视检查。

1925年1月，孙中山病情恶化，确诊为癌。鹿钟麟极为心焦，每日与冯玉祥通长途电话，报告病情。3月12日，孙先生病逝，他协助孙的治丧处办理丧事。段慑于孙中山的威望，百般阻挠在中央公园（中山公园）社稷坛公祭，而指定在天坛。鹿钟麟为说服段，便亲往执政府。一进门，就向段道贺，段不解其意，鹿说：“孙先生是执政的政敌，现在死了，岂不是值得道贺吗？”段哼了一声，无话可答。他又说：“孙先生毕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生前有人怕他，现在死了还有人怕他。”段不得不答话：“谁怕他？”他答：“执政，你不就怕他吗？”段否认，以怕学生闹事为借口搪塞。经过反复力争，段才同意在中央公园进行公祭。

事后，鹿钟麟指挥安排国丧中的各项警卫事宜。3月19日，他亲率一连人护送孙中山先生遗体由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；4月2日，又护灵至西山碧云寺。

孙中山逝世后，鹿钟麟面临的是京师治安和北京民众的游行集会。段祺瑞对外实行“外崇国信”的卖国政策，对内实行军事独裁，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。这时，鹿钟麟通过苏联顾问在东单洋溢胡同私宅，与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徐谦多次取得联系。此外，还与进步新闻记者邵飘萍私交甚好，常在一起谈论时局。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，他对学生的集会游行抱同情态度。

常以“维持秩序”为名派军队前往保护。5月7日，是国耻纪念日，学生们白天集会，晚上又赴教育总长章士钊家请愿，被警察捕去18人。他闻知后，即往警察局交涉，将学生释放。

随着段祺瑞政府的统治日益不得人心，鹿钟麟与段更为离心。11月中旬，他将暗通奉系的段之心腹曾毓隽、姚震逮捕。段大惊，派人与冯玉祥商讨进退问题。冯当时正与奉军将领郭松龄、直隶督办李景林密谋反奉，恐段离去，一时无人代替，北京将成无政府状态，于国民军不利，便表示拥段不变。同时，令鹿钟麟收束人民群众的游行。段为笼络鹿，任其兼署京师警察总监及京都市政事宜。

11月23日，郭松龄在滦州反奉，兵败身亡后，鹿钟麟坐镇京师，密切注视各方面动向，以防备对国民军不利之举动。12月27日，素与冯玉祥有仇的段祺瑞心腹干将徐树铮由日本回国见段。陆承武（其父陆建章为徐所诱杀）受冯派遣从张家口赴京刺徐，要求鹿协助。鹿恐招物议，未允所请。29日，徐离京赴津，陆仍未得手，鹿即以电话告冯。当时徐乘火车已过丰台，鹿促冯道：“小徐一走，从此多事。如决心干他，可用电话令张之江执行。”经冯同意，即用电话转告驻守廊坊的张之江，将徐枪决。随后，令陆承武连夜赶至廊坊，充为父报仇的角色，并将已拟好的新稿通知各报社，借以掩人耳目。

1926年1月，冯玉祥通电下野。将京师一带防务交与鹿钟麟。这时，国民军的处境极为不利。在河南，吴佩孚正进攻国民二军；在直隶，直鲁联军分十路向国民军发动进攻；在东北，奉军为策应直鲁联军，举兵入关。北京成为攻击之总目标。

1月中旬，鹿钟麟被推为前敌总司令，指挥国民军十三个师对敌作战。2月下旬，李景林部沿津浦线大举北进，天津告急。28日，鹿亲赴唐官屯前线督战，在静海设立前敌指挥部，迅速整顿部署部队，决定反守为攻，三面与敌作战。当晚，令部队发起总攻，经过激战在唐官屯击退直鲁联军。随后，乘胜追击，

收回马厂、青县，进逼沧州。

正当鹿钟麟继续指挥津南战事时，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奉军，以兵舰运送奉军至大沽口，并开枪打死打伤国民军官兵。鹿下令封锁大沽口，却遭到帝国主义国家领事团的反对，以违背《辛丑条约》为口实，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。段政府外交不力，反责饬军方解决。鹿钟麟在巨大压力下，被迫接受最后通牒。大沽口事件后，国民军处境更加不利。吴佩孚沿京汉线迅速北上，并与往日之敌张作霖结成联盟，张宗昌、李景林亦分任吴的“讨贼”军之鲁军和直军总司令。各路军阀以“讨赤”为名，联合攻打国民军，向北京逼近。为缩短防线，鹿钟麟于3月19日下午令国民军撤退京郊及通县、固安等地设防，集中五个军二十万人的兵力迎敌。

但是，鹿钟麟一返北京，就发现新的阴谋：段祺瑞为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，正与张作霖暗中互通款曲，并欲将国民军及其部队解决。鹿采取断然措施，于4月9日包围执政府。由于走漏风声，段及安福要人避逃于东交民巷租界内。这时，鹿钟麟争取吴佩孚抗奉，将囚禁了一年半的曹锟释放，并发通电，请吴入京主持一切。但吴恨极冯、鹿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反致电张宗昌、张学良等人“从速进京，扫荡赤巢”。4月14日，国民军防线被突破，鹿为顾全地方安全，下令国民军退至南口防线。

## 激战南口 败退西北

南口地处北京城北昌平至居庸关之间，东、西、北三面山峦迭嶂，地势险要，是长城著名要塞。冯玉祥在出国前拟定计划：国民军退出北京，可依据南口天险作战；若胜，可南下直取京津；如失利，则可沿京绥线退向西北。据此，在南口车站附近及居庸关左右两翼构筑了坚固工事。鹿钟麟将部队带至南口后，于4月21日赴张家口与代冯指挥的张之江举行了会谈，商定了国

民军的作战计划。鹿为东路总指挥，负责南口、居庸关的战事，中路和北路分别由弓富魁和宋哲元担任。23日，鹿将部队设于居庸关地下掩体之内，以郑金声为前敌总司令，在南口、居庸关、岔道设三道防线。刘汝明师守南口正面阵地，佟麟阁师守左翼延庆，陈希圣旅守右翼怀来。部署既定，于26日就任察哈尔都统。

5月间，按联军商定的作战计划，直鲁联军及吴军一部进攻南口正面阵地。奉军进攻北路多伦，吴军主力则分路进攻怀来和蔚县。但吴军主力进抵门头沟后，持观望态度迟迟不动，使奉鲁大起疑心，遂将前线部队撤至清河一带。国民军趁机追击至昌平、万寿山附近。这样，在绵延一千多公里的战线上，二十万国民军与五十万直、鲁、奉、晋联军，激战四个月之久。

6月中旬，直鲁军及奉军接连不断向南口发动总攻。鹿钟麟率国民军依据坚固工事奋勇抵抗，以步炮交织成火网，阻击进攻之敌。7月下旬，他见刘汝明师阵地告急，即令其撤退至二道防线居庸关，但刘执意不肯，只好将身旁季振同手枪团调至前沿增援刘师。8月1日，直、奉、鲁军再次向南口正面阵地发动总攻。在阵地惨遭奉军数十门大炮轰击的情况下，鹿钟麟将预备队全部调至前线，带领国民军奋力防守。这时，奉军万福麟部趁北路宋哲元主力赴雁北作战之机，已攻取多伦。晋军也在晋北加紧进攻，以断国民军后路。8日，奉军又派出飞机和铁甲车队掩护步兵冲锋。鹿看到阵地外壕被突破，主要防御工事被摧毁，部队支撑不住，于11日下令刘汝明师退至居庸关、岔道防线继续抵抗。

但是，国民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。官兵久战力疲，伤亡甚重，士气低下，弹药又不足，从库伦补给的子弹，每人只有二、三粒。同时，北路和中路的战事相继失利。为保存实力，鹿钟麟与张之江等决定全线撤退。13日，他率东路部队从居庸关经张家口，沿京绥线撤至绥远的包头一带。这里人烟稀少，贫瘠荒凉，官兵吃饭穿衣都成问题。在此艰难境况下，他振作精神，严格约